

八士辯
新論
傳習則言
正學編
太極後圖說
陰陽管見
心齋約言
宵練匣
人譜



2121

00637

1
:065/八

士

辯

董
傑
著

中
華
書
局

此據涇川叢書本
排印初編各叢書
僅有此本

八士辯目錄

眞士辯

負名士辯

詭士辯

中士辯

冒名士辯

儒俠辯

銳士辯

八士辯

明 五城董 傑著

人才不古，偽學亂真，余甚傷之，故作此以辨正焉。

眞士辯

君子立心，自屋漏始，以達於家國天下，立行，自衽席始，以達於人倫日用，講義，有身心性命爲之主，以考百行萬事，作事，有規矩準繩爲之主，以理千變萬化，其於天下之理，天下之事，執之有定見，處之有定則，是以事無難易，時無窮達，勢無常變，撓之不亂，撼之不搖，挫之不屈，蓋其眞體實用，親切蓳衍，若江河之水，來之有源，歸之有委，故著於言可行，行於事可成，成於事可以致遠，皆所謂月計之不足，歲計之有餘者，然君子言常簡默，不自盡，行常歉歉，若不逮，不欲趨一時之功，不欲暴一得之長，不欲收一節之名，故其眞無繇而炫燿於時也，若彼俗士，標掠於見聞之所得，而妄爲譁張，掩襲於慨慷之所爲，而競爲夸矜，模倣前人蹤跡，而浪爲節槩，是則眞士之所恥也，眞士之所不爲也，作眞士辯。

負名士辯

士志於道，有自許大過，不自知其見之未眞，行之未實，夸張節槩，而負虛名於天下者，第見其得於順而失於逆，成於勉而敗於習，富貴之節，變於失位，貧賤之節，喪於得志，安樂之節，壞於患難，何也，富貴之士，

其欲爲所欲爲也。有財力以濟之於內。有名稱以相之於外。有爵賞以榮之於時。有竹帛以記之於後。故傾心樂意以爲之。若或催導於前。擁護於後。故其爲之堅。行之確。行立而名著。功顯而業就。彼固以節而自許。人亦以節許之矣。及其失位也。困窮拂鬱亂其心。饑寒勞苦挫其志。欲行不能以徑情。見義不能以直遂。內爲身家之顧慮。外爲勢分之牽制。於是廉變爲污。勇變爲怯。寬變爲鄙。厚變爲薄者多矣。其節安在也。乃知向者之節。勢位扶持之使然。豈真誠割切爲之哉。貧賤之士。所處窮約。時未遇而名未顯。其所以動心忍性。厲節全名。有如斧劍之斷者。時則未有富貴淫侈之事。以誘其心。未有權勢顧戀之事。以愆其守。故其執義以褒貶。抗禮以進退。高持風裁。略無顧恤。一時節槩之名歸焉。及其得志也。有祿位以廣其身。有寵辱以累其心。貪功圖名之心作。則節變爲遷就矣。倖權怙勢之心作。則節變爲依阿矣。獨奢縱欲之心作。則節變爲貪饕矣。乃知向者之節。勉強激厲之使然。非有深源固本爲之主也。安樂之士。其遇勢也順。其敦義也易。故其氣驕志滿。或偃蹇以爲高尚。或倔強以爲勇力。或辨博以爲才能。或慷慨以爲節義。其心自若道藝之全。皁然於流俗之上。嘯傲天下之士也。殊不知明王之下。易爲臣。慈父之家。易爲子。非盤根不足以別利鈍。非洪爐不足以見真偽。故夫後生小子。平居高談闊步。一旦利害之迫身。榮辱之切己。隄危瀕死之際。莫不顛倒錯亂。倉皇失措。其於利害死生之界。狐投鼠竄之無地。爲子忘父。爲臣忘君。爲弟忘兄。爲朋棄友。扶傾持危之不暇。無暇信義之顧恤也。乃知向者之節。時勢稱之使然。未有真知定守爲之主也。三者之弊。今古皆然。故士當求真知爲準的。不可徇聞見之精粕。篤踐履爲實地。不可

狗慷慨之網羅。不然。其不陷於自負者幾希矣。故作負名士辯。

詭士辯

投江抱木之忠。剖股廬墓之孝。斷欲絕嗣之義。爭仇赴殺之弟。投難許死之交。辟纊織屨之廉。飲牛洗耳之介。腰鑽與櫬之諫。厲劍抱柱之信。沉河蹈海之辭。捐嫡棄國之讓。凡若此類者。皆詭行也。詭行之士。刻意尙行。狗情不顧。好爲苟難。能人之所不能。然人情惟特立者爲高。惟罕見者爲美。故天下賞其節。後世稱其名。率是而爲也。驅天下於險僻之途。傾側杌隉之不可行且立也。故孔子曰。行怪惡其過中也。孟子曰。小廉惡其害大也。不有孔孟。百世之下。人誰依歸。故作詭士辯。

中士辯

學者不知聖賢之中道。徒知尙美德。而陷於過不及者多矣。孔子所謂六言六蔽是也。更舉而言之。沉潛則至於柔。高明則至於剛。貞介則至於絕俗。通達則至於滑稽。警敏則傷於峻迫。泰肆則流於怠弛。周悉則至於瑣碎。闊大則至於疎漏。方正則至於固滯。機竊則至於圓浮。故爲忠而至於阿。爲愛而至於順。爲誼而至於黨。爲親而至於比。爲謙而至於卑。爲遜而至於畏。爲誠而至於愚。爲朴而至於陋。爲儉而至於嗇。惡諂而至於倨傲。惡同而至於孤立。惡辯而至於無言。惡飾而至於無儀。惡華而至於廢禮。惡淫而至於廢樂。凡若此者。事雖正而未得其中。行雖美而未得其全。心雖是而未得其當。皆非聖賢之中道也。夫中人之資。所稟旣有所偏。所習又有所蔽。時勢所尙。又有所引。怵使非師友討論之真。心思參訂之明。權

度稱量之定。事會練達之精。理義維持之固。精爽警策之力。其不見道於一偏。信道於一節。守道於一隅者鮮矣。然寧爲東都破柱之蜂螫。毋爲西都投閣之龍蛇。寧慕荀息召忽之死。毋圖王珪魏徵之功。則於不中之間。又知所去就取舍之權矣。若夫機權握術。壘斷存心。不顧是非邪正。治亂興亡。而惟笑談中立。乃自負曰。我中士也。則其學已陷於春秋時之里克。五代時之僞道之流。正孔孟之罪人。後學之所急辯也。抑可畏之甚哉。嗚呼。律己而不知有此失己者也。取人而不知有此失人者也。故作中士辯。

冒名士辯

世之人有矯情飾行。竊善名於天下者。此雖不可以士稱。然其蹤跡粉飾於人之耳目者。實與士類。故其心術不可以不辯。士風不古。情跡乖殊。君子務此。以之正心。律己。小人務此。以之干名取譽。故有忍清苦以沽廉潔之名者。寡交合以沽耿介之名者。假逋邁以沽高尚之名者。折節忘分。以沽恭謙之名者。伺機投諫。以沽忠悃之名者。迎隙排擊。以沽正直之名者。依附名望。以沽節槩之名者。盜竊門徑。以沽道學之名者。下此一等。又有爭利於屠肆。而乃辭祿於王朝。穢行於鄉邦。而乃賣節於京國。鄙汙於閭門。而乃抗正於都邑。苞苴於私室。而乃市公於官署。離薄於骨肉。而乃顯誼於朋友。居卿相而售脫粟布被之廉。據寵幸而賣推功避爵之讓。剝民脂而施弔孤問疾之仁。假君威而布旌忠表賢之德。甚者又有甘心於父母妻子之饑寒。以夸我之不取。假手於親故骨肉之刑戮。以彰我之无私。凡若是者。其跡似公。其心實私。其跡似義。其心實利。其跡似真。其心實僞。世學不明。求人之跡。而不求人之心。信人之名。而不究人之實。

徒見遠俗者爲美德。不近人情者爲高行。遂使姦僞之徒。披冒重名。若安石之節行。王莽之謙恭。李唐終南之隱節。南宋程氏之門第。使無顛錯。幾何其不爲真也哉。是則所爲冒名士也。嗚呼。有實斯有名。名非君子之所不欲也。所以矯詐以冒名。則君子之所惡也。夫人冒而我失人焉。猶不失爲厚也。我冒而使人失我焉。天下之罪人也。故不可以不辯也。作冒名士辯。

儒俠辯

儒俠之辯明矣。君子不屑辯也。然不可以不辯也。史遷曰。俠之行。其言必信。其行必果。其諾必誠。不愛其軀。赴士之困阨。既已存亡死生矣。而不矜其能。羞伐其德。蓋亦有足多者焉。信然也。儒或反負於俠也。俗儒惑焉。嗚呼。犯君臣之大義。而結閭閻之私好。假非分之權力。以快不軌之忿恚。守道者切齒所不爲也。何有於仁義也。況其私恩小誼。彼此相易。亦出於激憤要挾之所爲。非有義理真懇爲之張主也。抑奚足多爲若義也哉。馬遷學術不精。見道不的。希慕勢利。卑鄙貧賤。不揣本而齊末。乃欲以季札原憲。與劇孟郭解之徒。比權量力。堯桀不分。舜跖不辯。抑安能左俠而右儒也。予悲馬遷之欲惑人而不可得也。獨悲魯連之徒。憂樂太過。風度太迥。或能長天下遊俠之風。而不可挽也。故作儒俠辯。

銳士辯

士有讀書知義理。見古人行而傾慕之者。其律身也。清心苦節。飾躬勵行。介而有辯。廉而不污。自信道德之真。節義之高。以爲利不可動。勢不可奪。於是倨傲王侯。蔑視公卿。囂然拔羣流而獨立。其於天下之事。

慨然欲一洗而澄清之。計之落落。言之侃侃。爲之汲汲。紀綱風教之大。錢穀甲兵之細。舉若爲己。累而不
能釋負者。見人善。卽欲爵之。朝見人惡。立欲致之死。凡所議論。施爲分寸。不容假借。旁觀一世。什九不如
意。以爲周孔道德。可以修爲而成。唐虞事業。可以勵精而至。世數可以力挽。天命可以人回。一舉而責之
於人力。方是時也。志意初銳。願望未作。雖一死。猶可爲。奚暇他恤哉。若是者。使其卽此時遇堯舜之君。得
伊周之相。率其志而爲之。成就大小。未可算也。其如天命人心。每不相值。慕望未效。顛蹶罹之。寢至於年
馳歲邁。神疲意弛。徒見身家俯仰之累於內。世故悲懼之感於外。而守道者之或跋前而疐後也。於是折
節以就俗。俯情以徇時。激憤之志。斃而爲畏縮。雄奮之氣。退而爲逡巡。讓大業而希小成。棄遠慮而圖近
計。與世浮沉。隨俗進退。向之清苦之節。慨然之志。盡舉而委之空地。不惜也。甚者又或繇此甘心委靡。掃
地從事。回視舊時。反致悔恨。而自疾其固。嗚呼。人心轉移若此。可悲夫。雖然。望大者難副。氣驕者易歎。器
小者易滿而易覆。理勢然也。是之謂精柏之學。慷慨之節。無根本爲之主故也。自古聖賢所以教人以謙
卑。而戒人以驕滿。不獎人以進銳。而凜人以退速也。故作銳士辯。

蕭拙齋先生筆記云。五城當聖學未開之日。而獨卓然以學問爲事。雖謂之無所待而興之豪傑可
也。其所著八士辯。亦頗有發明。是此書本名八士辯。而文祇七篇。蓋以儒俠一篇。分爲二也。邑志不
察。以爲七士辯。誤矣。今刊是書。爰正其名。五城公沒於宸濠之難。爲王文成前輩。時吾涇水西書院
未起。良知之學未講也。故拙齋有聖學未開云云。嘉慶四年十二月十六日。後學趙紹祖識。